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十一回 解僧饞貴人施筍 觸鐵牛太守伐松

話說濟顛在棘寧寺，不知不覺過了兩月，看看臘盡，講主捨不得他回去，對濟顛道：「你待到過了年才回去吧！」濟顛道：「這卻使不得！長老豈不嘆怪！」遂別了講主，逕回淨慈寺來，走進方丈室中，見了長老拜道：「弟子回來了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怎不與老僧說知，竟出去了這半年，來去自專，旁人豈不笑我？」濟顛道：「弟子知罪，今後再不敢了！」自此在寺過了年，每日只在禪堂中跟著眾人誦誦經念佛，混過兩三個月。一倏忽暮春，天氣晴朗。濟顛忽又想動，來稟長老道：「弟子久不出門，許多朋友恐怕生疏了。今日出去望望，特來稟知，放弟子出去走走。」長老道：「放便放你去，但只好兩三日便要回來！」濟顛應承了，遂一逕投萬松嶺毛太尉府中來，毛太尉接進去相見，太尉道：「自從太后娘娘到你寺中，不覺又是半年了。那日你弄禪機，打筋斗，我甚為你耽憂愁，恐怕有禍，不期太后娘娘心靈性慧，倒打破了你盤中之謎，反再三的讚歎。」濟顛道：「那是我一時瘋發了，有甚麼禪機，感謝佛天保佑，免了這場大禍，又完成了藏殿的功德，故今日特來謝謝太尉。」太尉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，今日園丁在竹園中掘得些新筍芽兒進來，我見是初出之物，將一半進上朝廷，還留一半在此，待我命庖人煮來，與你嘗嘗新鮮口味可好麼？」濟顛道：「好是好，但做和尚的，此時吃它，未免過分！」太尉道：「筍乃素物，又非葷肴，有何過分？」濟顛道：「太尉不知，俗語說得好：『一寸二寸官員有分，一尺二尺百姓得吃，若是和尚要吃，直待鐵壁。』我做和尚的此時吃他，豈不過份？」說得太尉笑將起來，不一時庖人煮了筍，又煮了兩壺酒來排上。濟顛一到口，便吃了大半碗，又是幾碗酒，吃得快活，便說道：「我虧太尉高情，得以嘗新筍，我家長老坐在寺中，夢也還不曾夢見，我且剩幾塊帶回去，與他嘗嘗，也顯得太尉人情。」太尉道：「只是殘剩的，怎好帶去？」遂叫庖人又取了一碗來，用荷葉包好，付與濟顛，濟顛作謝而回。

剛到山門，首座問道：「你手裏包兒，莫非狗肉？」濟顛道：「雖不是狗肉，卻比狗肉更美。」因將包兒往他鼻上一塞，道：「你且聞一聞看！」首座僧認做耍他，忙把鼻子掩著躲開，濟顛遂一逕到方丈室來見長老。長老問道：「你為何今日才去便回來？」濟顛道：「因毛太尉留我吃新筍，我見滋味鮮美，因此討了一包來請長老嘗新，故此不曾耽擱。」遂向侍者討了一個盤來，將荷葉包打開，把筍兒傾在盤內，托上來獻給長老。長老道：「物雖微，卻難得一片好心。」遂舉筷吃了好些，讚道：「果然好滋味！」剩下的就叫方丈室中幾個侍者分吃了。不一時，眾僧得知，都來討筍吃。長老道：「這筍乃道濟帶歸來請我嘗的，只有一節，如何分散眾人？」眾僧道：「這不干長老之事，多是濟顛不是，佛法平等，你既自吃了新筍，又帶來請了長老，難道就不該化些來請請大眾？」濟顛道：「你們只輕易說個化字，殊不知化人東西，有好些瑣難，我在太尉府中，不知說了多少禪機，方才得到口，你們坐在家裏，白白就夢想吃，也罷！就將這新筍為題，你們眾人做得一首詩出，我吃苦不妨，去化兩擔來請你們罷！」眾僧聽說做詩，俱默然不語。長老道：「他們如何理會得來，待老僧代他們做一首吧！」遂信口七言一絕道：

竹筍初生牛犢角，蕨芽初長小兒簍；

旋挑野菜炊香飯，便是江南二月天。

濟顛道：「好詩好詩！但他們要吃筍，怎麼倒要師父做詩？今我師既代他們做了，我也推辭不得。」因而屈著指推算道：「今日諒不能有，明日料也還無，挨到後日，還你們兩擔罷！」長老道：「新生物多寡有些就罷，如何論得擔？」濟顛道：「包有！包有！」說罷又自顧要去了。

到次日，又到毛太尉府中。太尉問道：「你今日又來，莫非昨日的酒吃得盡興麼？」濟顛道：「倒不為要酒吃，只因昨日承太尉的筍，回去與長老吃了。眾僧看見，都饞哩哩要吃，再三求我來化，我看不過他們咽涎，就一時答應化兩擔與他們，故又來打攪太尉。」太尉笑道：「你這和尚真不曉事，一個才出土的新筍，只能掘些嘗嘗新，怎麼論起擔來？」濟顛道：「只要肯捨，包管園中廣有。太尉若不信，可叫園丁來問便知。」太尉遂叫園丁來問道：「竹園裏可曾有發些新筍出來？」園丁稟道：「好叫太尉得知，昨日掘過一寸也不留，今日看時，滿園中遍地密雜都攢出頭來，大是怪事。」太尉又驚又喜，便對濟顛道：「今日方透芽，掘起必少，莫若養他一夜，明日還可多得些，也許是因你來為眾僧化緣一場。」濟顛道：「多謝太尉，如此更好。」太尉遂命備酒與他同飲，到晚就留在府中歇了。次早起身，太尉同濟顛步入竹園，看那園丁將新長出來的筍，盡數掘起，共有五擔，太尉吩咐叫五個值班的挑了，跟濟公送到寺裏去。濟顛謝了太尉，領著這五擔筍回寺來，眾僧在山門前望見，盡皆歡喜，忙來報知長老，長老讚歎道：「道濟作用果是不凡！」不一時濟顛同筍到了，長老叫人收了筍，取出五百文錢，酬勞了送筍的五個人，一面即命煮筍，與合寺僧人同吃了，眾僧俱各歡喜散去不提。

過了幾日，濟顛在寺，忽想起靈隱寺昌長老已死，不曾去送喪，又聞得是印鐵牛做了長老，不知規矩如何？遂定了主意，要去望望，遂一逕走到靈隱寺，煩侍者通報了。長老想道：「他是個瘋子，一向被昌長老逐出外地，今日又來做甚麼？莫非想著舊事，要來纏擾？只不睬他便了。」遂吩咐侍者回報不在，侍者回復了濟顛，濟顛冷笑了一聲，又走到西堂來見小西堂，那小西堂也回說不在；濟顛遂向行童，借了筆硯，去冷泉亭下作詩一首，罵長老道：

幾百年來靈隱寺，如何卻被鐵牛閑；

蹄中有漏難耕種，鼻上無穴不受穿。

道眼豈如驢眼瞎，寺門常似獄門關；

冷泉有水無鸞鷲，空自留名在世間。

又做一絕，譏誚西堂道：

小小庵兒小小窗，小小房兒小小床；

出入小童並小行，小心服侍小西堂。

題完將二詩付與行童，逕回寺，這行童不敢隱瞞，將詩呈與長老，長老大怒道：「這濟顛自恃做得兩首詩，認得幾個朝官，怎敢就如此無禮，將我輕薄，難道我就罷了不成！」恨恨的想了一會，想出一計，那臨安府趙知府是我最相好的，待我寫書去，求他將淨慈寺門外兩傍松樹，俱行砍去，破了他寺裏的風水，他長老曉得是濟顛起的禍根，必然驅逐，方泄得我這口惡氣。算計定了，遂寫書去求趙太守不提。

且說德輝長老這一日正與濟顛同坐，說些閒話，忽門公來報道：「不好了！寺中禍事到了，臨安府趙太爺，親自帶了百□餘人，要砍去寺門兩旁松樹！」長老著忙道：「這些松樹，乃一寺風水所關，若砍去，又眼見得這寺就要敗了，如何是好？」濟顛道：「長老休慌，待弟子去見他。」長老道：「我聞得官人□分利害，你須要小心，切不可觸他之怒，否則，便無法解救了。」濟顛道：「我師寬心，萬萬無妨。」遂從從容容走出山門，向著趙太守施禮道：「淨慈寺書記僧道濟參見相公。」太守道：「你就是濟顛麼？」濟顛道：「正是！」趙太守道：「聞你善作詩詞，譏誚罵人，我今來伐你寺前的松樹，你也敢作詩譏誚罵我麼？」濟顛道：「水腐蟲生，人有可譏誚處方可譏誚之，相公乃一郡福星，百姓受惠，小僧頌德不遑，焉敢譏誚？相公此來如果是伐木，小僧不揣，吟詩一首，敢為草木乞其餘生，望相公垂鑒。」趙太守道：「你且念來我聽。」濟顛遂信口吟道：

亭亭百尺接天高，曾與山僧作故交；

滿眼枝柯千載茂，可憐刀斧一齊拋。

窗前不見龍蛇影，屋畔無聞風雨潮；

最苦早間飛去鶴，晚回難覓舊時巢。

趙太守聽了濟顛之詩，沈吟了半晌道：「你卻是個有學問的高僧！本府誤聽人言，幾乎造下一重罪孽。」遂命伐樹人盡皆散去，復與濟顛作禮道：「果是好詩，字字動人，此地山環翡翠，屋隱煙霞，大有禪林風味，意欲再求一首佳章，與小官參悟，萬勿吝教！」濟顛聽了，遂信口長吟一律道：

白石嶙嶙接翠嵐，翠嵐深處結茅庵；
煮茶迎客月當戶，採藥出門雲滿藍。
花被鳥拈疑佛笑，琴為風拂宛禪談；
今朝偶識東坡老，四大皆空不用參。

太守聽了，歎賞不已，道：「吾師語含宿慧，道現真修，下官有一律奉贈，以博一哂！」亦長吟一律道：
不作人間骨肉僧，朗同明月淨同冰；
閑思吐作詩壇瑞，變相留為法界徵。
從性入禪誰問法？明心是性不傳燈；
下根久墮貪嗔夢，今日方欣識上乘。

濟顛聽了，再三感謝，遂邀太守入寺獻齋，太守欣然齋罷，方才別去。

長老見太守去了，方對眾僧道：「今日若非濟顛，這些松樹危矣！快叫人請他來謝。」

誰知這濟顛誠恐驚動，早已自脫身去閑走，剛走到長橋，忽看見賣面果的王公門上貼著訃書，吃了一驚，忙走入去，只見王婆正坐在棺材邊哭，看見了濟顛，方說道：「阿公平日與你相好，後日出殯，請你下火，說兩句禪機，令他往生西方，也見你的情分。」濟顛道：「既要我下火，到後日准。」說罷，便走去長橋上閑坐，只見賣蘿蔔的沈一，挑著空擔走來，看見濟顛坐在橋上，便道：「多時要請師父吃一壺，苦無機會，今日有緣，倒撞著師父閑坐，我又無事，同去酒店裏吃一碗如何？」濟顛道：「甚好！」二人遂走入酒店坐定，沈一忙叫店家取酒來倒，濟顛一連吃了幾碗，吃得爽快，看了沈一道：「難得你一片好心請我，我自有話對你說，不知你肯聽否？」沈一道：「師父定是好話，且請說來，小人焉有不聽的理？」不知那濟顛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毛太守請我吃竹筍，我也說出一篇道理來，且聽道：「一寸二寸，官員有分，一尺二尺，百姓得吃，若是和尚，直待鐵壁。」濟顛我此刻也認做和尚本份，不敢貪求口福。一寸二寸這種初芽嫩筍，是古時官員的份兒；一尺二尺筍，這種中筍是百姓的菜湯；輪到和尚，須待筍老絲韌，可以織成籬壁時，才可吃。正是：「出家人，吃剩飯，收拾殘渣，好種福田。竹筍老，作籬杆，飽肚腸穿，茅屋蓋腹上。既避風雨，又能遮寒，省錢合算！也是惜福修高段。」

二、新筍好吃，我想到長老沒這個口福，也就帶些回去孝敬一番，真是難得有此孝心。並賞寺僧吃得開懷，老衲學習地上小螞蟻，聞香告知夥伴，是孝亦義。

三、僧人吃筍，也太浪費，且聽道：

新筍初生物，探頭命已枯；

吃它憐身弱，免得大成樹。

還得深山住，任那風雨打，痛苦嚎哭；

老大時，又被砍去蓋茅屋，不如吞下僧肚腹，好上西天歸淨土。

下了路，重新生長，大雄寶殿做龍柱。

四、吃罷竹筍，心血來潮，想起靈隱寺昌長老已去，不曾送喪，又聞得是印鐵牛做了長老，故回去探望一番。那知我這付德性，他們早已受不了，故避不見面，老衲無奈，壁上題詩相譏，惱得印鐵牛長老思報復，勾結了趙知府要來破去淨慈寺風水，砍去寺前兩旁松樹，害德輝長老慌張失魄，幸我題詩相勸，總算使趙知府息兵罷手，並結為莫逆之交，正是：

寺邊松樹太無辜，鐵制牛犁嗔性愚；

欲破淨慈風水地，心腸惡毒墮三途。

出家人看到不平事，用心機害人者，可休矣！

一付窄肚腸，充滿火藥味，

說什麼慈悲，欺他外道人？

說什麼假濟公，真佛陀，看那善人恨如仇，任意醜化，讓我難過！

若在當初，我早被你殺了砍頭，似今日欲除松樹消心恨，罪過罪過！